

詩

經

說

約

詩經說約卷之十七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昇參訂

瞻彼雒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雒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泱泱深廣也。君子指天子
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韐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
兵事之服也。奭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
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言天子至此
雒水之上。却戎服而起六師也。

嚴緝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韋之附注是也附音夫

大金廬陵李氏曰茅蒐一名菴可以染絳韋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故因以名其所染也○韎韠也孔氏曰是菴滕之衣○廬陵李氏曰合韋為之故謂之韠○安成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卿蓋一萬二千五百家為卿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六帖前二句獨韵起例見東山或不能詳而首章擅改作漪漪次章改作漪漪以叶下韵太誕妄矣

麟按號義大全亦止云決於良反無勳未詳蓋闕疑義如此也
首章決字韓本作瀾魯詩首章作濟次章作滿末章作灑必附
會也文定斥之是矣末章韓本決亦作灑五家為比五比為
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
里四里為鄔五鄔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五人為伍五伍為
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按此則比鄰皆五
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旅鄔皆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
五百家鄉遂皆萬二千五百家家出一人則伍五人兩二十五
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安成

劉氏曰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而不言遂其事相同故鄭玄曰遂之軍法如六鄉然盱江李氏又曰天子六鄉六遂當十二軍而止六軍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又有分也又鄭玄因臨穎引詩六師之文以難周禮而釋之曰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總謂六軍蓋師多則以軍為名次以師為名少以旅為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以此獨設難也此言軍師可以通稱之意故朱子曰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王城之外為六鄉六鄉之外為六遂東西南北四面各十二層○鄉為六層遂為六層也○大國三鄉三遂當三軍○次國

二鄉二遂當二軍。小國一鄉一遂當一軍。○又成元年春秋左傳疏曰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邑采地及諸侯邦國亦鄉為正軍遂為副卒之証。○古義云洛光廟諱今文通作雒按光武都雒以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雒及魏為土德以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泥土得水而柔復除雒加水。○山海經稱雒舉之山雒水出焉而禹貢云冀雒自熊耳蓋發源雒舉而經繇熊耳也及過河南縣南又過雒陽縣南則周公所營雒邑在焉孝經援神契云八方之廣周雒為中謂之雒邑周書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

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百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邠山，以爲天下之大漑，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穆仲治云：古之周南，今之雒陽也。錢天錫云：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爲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

○瞻彼雒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韡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賦也。韡，容刀之韡。今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毛傳：天子玉琫而珌，諸侯盨琫而珌，大夫鐔琫而珌，士琫琫而珌。

釋文釋字或作琕說文云刀室也珠字又作鞞佩刀鞘上飾琕
字又作琕佩刀下飾琕音遙以屐者謂之琕遠徒黨反字又作
瑒音同爾雅云黃金謂之盪瑒音料玉也鑠音遼爾雅云白金
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鑠本又作瑠亦音遼說文云玉也鏐力幽
反黃金之美者郭云紫磨金瑠力計反說文云蜃屬

孔疏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珠及其琕之飾○古之
言鞞猶今之言鞘內則注濫刀鞞是也公劉云鞞琕容刀容者
容飾此琕有琕即容飾也琕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
為琕琕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琕上飾鞞下飾者以彼无琕文

因珠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珠，珠，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天子玉珠，玉是物之至貴者也。釋詁說弓之飾曰以屨者，謂之玼。說文云：玼，屨甲所以飾物也。

麟按：顧伯欽文鞞之上，乃以所出入之處也。其飾未簡，則無以為捧束之資。而今有美玉以為之鞞，鞞之下，乃以所應止之處也。其飾未周，則恐其有毀裂之患。而今有屨甲以為之固，頗核也。古義云：珠之為言捧也。若捧持之也。劉熙云：室口之飾曰珠。天子玉珠云云。董氏云：此出于三朝禮也。

瞻彼雝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賦也。同猶聚也。

疏義福祿既同已盛矣，萬年保邦，又將及其久也。此二章既美之，又祝之，蓋上章申誅貉有與之意而致其祝，此章申福祿如茨之意而致其祝。天子以天下為家，故以家邦家室言。
麟按集傳邦叶卜工反。子常云室字從禪字體出，邦字即同字讀出。

瞻彼雝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

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埭也。潛盛貌。親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蓋以答瞻彼雝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潯然而美盛矣。我覲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嚴緝曾氏曰：召南云何彼穠矣，唐棣之華。說文以穠為衣厚貌，則所謂裳裳者華亦當如衣裳之穠厚矣。通解我遘之子，蓋見之于雝水之上也。要說得與上篇相關。

麟按華榮則葉盛。臣遘則君悅。興意大段如是也。疏義說頗謬。集傳寫叶想與反。○疏義又云注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此釋重言寫今一句也。却是。○聚岡云譽處平說俱已然。○四章俱在四句截下二句另轉。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遘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疏義裳華之芸黃亦有文章粲然之意。故以為興。○文章者德之見于容貌者也。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于儀。則

上得于君而獲福必然矣。

麟按集傳芸黃盛也。本毛傳也。舊皆以芸黃為讀盛也。為句。然據孔疏。芸是黃盛之狀。子由亦云。黃色之正也。芸黃之盛也。則毛正釋芸不釋芸黃。當芸為讀黃盛也。句耳。慶叶虛羊反。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疏義裳華之色不齊而之子之馬則其色齊也。此反其意以為興也。

通解此威儀猶言儀衛。

麟按集傳白叶僕各反。

○左之左之。君子室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室。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疏義以右之。則無不有之。有是。有之於外。○左之室。右之有人。見其然而不知。夫體無不具。是以用無不周也。此則因其所設。施而推其蘊蓄者言之。

麟按六帖。左室右有。有似。只作一韻。不知何據。集傳左叶祖戈反。室叶牛何反。右有俱叶羽已反。似叶養里反。

棠棠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祜福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祜矣頌禱之詞也

呂記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鳥鵲割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割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

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色皆謂淺色
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
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麟按鶯亦鳥也而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有鶯其領以實字
為虛字耳枯大全侯占反集傳鶯鶯然有文章也它本或無上
一鶯字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齊萬邦之屏
興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
者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于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鶩然可愛也

輯錄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

古義屏小牆當門者爾雅屏謂之樹是也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賦也翰翰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

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歛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假
急而然也。後放此。

疏義有以扞衛之則為屏，有以植立之則為翰。○有功如此，不
伐其功，然後可受其福也。

大金臨川王氏曰：戡則不肆，不放逆。難則不易，不傲慢。然則受
福豈不多也。○安成劉氏曰：苑楨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時。大
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氏云：不康。不寧。清廟云：不顯。不承。以
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茲放此義。

麟按：之屏之翰，蓋承上文。猶云：萬邦之屏，萬邦之翰也。與假樂

之網之紀一例不可忘了萬邦二字百辟即謂萬邦之諸侯但
為法又非法其屏翰只在屏翰之中每事以之為法耳翰翰也
翰字從木不從干孔疏釋詁云楨翰也然則言楨翰者皆以築
牆為喻翰是牆之主是也但據字彙楨翰築牆版也兩頭曰楨
兩邊曰翰則義又小辨翰集傳叶胡見反

○兒觥其觥昔酒思柔彼交匪教萬福來求

賦也兒觥爵也觥角上曲貌昔美也思詩詞也教傲通交際之
間無所教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疏義柔和也觥觥酒美如以慈惠至為然必其不做而後萬福

來求也。此即今日之燕飲言之。而兩章皆以頌禱之詞。寓戒殺之意。

桑扈四章章四句。

駕鴛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同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素扈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孔疏畢掩之羅。取之。釋詁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罟。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異。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

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實亦可取鳥也羅則張以待鳥

則執以掩物

疏義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

通解此章以之字相呼為興萬年者多歷年所享有福祿非祝

其壽也

麟按集傳宜亦叶牛何反○月令羅網畢翳為四種物翳射者

用以自隱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興也。后絕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註棲一正一側，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遠也。久也。

通解上章言其福祿茲得，此章言其自然必得。蓋左其之戢，自然而戢也。君子之得遐福似之。

麟按集傳福亦叶竿力反。

○乘馬在殿，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興也。摧莖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殿，則摧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鄭箋推今莖字也

既義此與下章起興與首章同○斬芻曰推

大全釋文曰推莖芻也秣穀飼馬也

通解養之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之意

麟按如既義說起興與首章同則是言廐馬芻推之而粟秣之

君子萬年福艾之而祿艾之亦是以前項與兩項也集傳秣叶

莫佩反艾叶魚肺反古義云隊韻

○乘馬在殿秣之推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與也綏安也

通解安之。如恭已九重，以受萬國之朝宗。四海無虞，皇圖鞏固之意。

麟按疏義大全。推叶但為反。

駕騫四章章四句。

疏義桑扈以君禱臣。故頌禱之餘。致戒教。此以臣祝君。惟反覆頌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

有頌者弁。賓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賦而興。又比也。頌弁貌。或曰舉首貌。弁皮弁。嘉旨皆美也。匪他。

非它人也。葛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菟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似也。君子兄弟為賓者也。夾。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類者弁。實維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匪它也。又言葛蘿施于木上。以此兄弟親戚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孔疏弁者冠之大名。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鹿緝山陰陸氏曰。舊說上有菟絲。下必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在

下則絲不得生乎上。然其實不屬也。淮南子云：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云：菟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皆自然也。

疏義：皮弁上下通服，與燕之人皆可服也。○詩柄以燕兄弟親戚之詩，兄弟之下添親戚二字，蓋本於采芣兄弟甥舅而言。○大全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此今詳章首六句曰：弁曰：酒曰：般曰：兄弟皆述宴時之賓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雜以何興豈伊異人語，意相應，又似典禮七句八句，則皆屬以疑此章當為賦而興，又以及攷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

又比今從之。

麟按徐子先曰各章賦意興意作文宜知其意不必展轉牽纏
陸羽明曰實維伊何與蓋伊異人是雙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
特伊何豈伊般相應似典體耳不必泥俱妙沈無回曰首二
章各六句賦其事以典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
見重既見上庶幾者喜幸之詞集傳嘉居何反典何亡叶
麟曰似注依附貼篤纏綿貼羅不然以寓木為纏綿即難說
○有婦者并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般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
萬與女蘿施於松、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戒

微而興又小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俱也。恹恹憂感滿也。疾善也。

鄭箋期辭也。

既義語助辭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時為善何也。蓋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維其時矣之時同。

麟按集傳來陵之反。與期時叶。恹兵旺反。減才浪反。與上叶。古義期時來支韵。上恹減漾韵。

○有頃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弟切勞。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以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令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阜猶多也。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歿之徵也。故卒言以喪無日不能久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令夕之歡。補妙

篤親親之意也。

嚴緝補傳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若米然。○錢氏曰。粒雪也。

大全爾雅曰。謂我舅者我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母之從父昆

弟為從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

為甥。姊妹之夫為甥。
麟按稷雪吾吳俗謂之雪珠。雪賦霰浙瀝而先集是也。爾雅注
號難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弟弟姊妹之夫四人尊卑體數更
相為甥。然今亦無此稱。豈時勢異乎。賦而興與上同而實辨者。
彼以敬相。唱為應。以在首與兄弟甥舅為應。前二章之兄弟
匪它兄弟。具來在興。外此章之兄弟甥舅在興內也。集傳但當
字正解維字。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間闕車之華兮思變季女遊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格雖無好友式
燕且喜

賦也間闕設牽轂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
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遊往格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
間闕然設以車牽者蓋思彼饑然之季女故乘以車往而迎之
也○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格而心如饑渴耳雖無它人亦
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麟按踈義大全牽遊俱有二反牽介二反則依遊為叶章當三
轉韵三載說遊后列反則依牽為叶牽遊渴格俱入韻六帖謂

上四句一韵者亦是也。又按字彙逝一叶之列切音折。大雅言不可逝叶莫捫朕舌是也。一叶食列切音舌。江淹賦泣紫盈其如潔叶悼知音之已逝是也。此當同江賦。

○依彼平林有集維鷦。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爾無射。興也。依茂木貌。鷦雉也。微小於翟。交而且鳴。其尾長而甚。美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敬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鷦。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射也。

鄭箋平林之木茂則秋介之鳥集焉。

蘇傳林平而無喻則雉集之

歌義鶴來集林女來教已皆可喜者而又以二彼字相應為興

○上章是往迎之時以下三章則既至之時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言碩女遠及其時而以美德來配已而教誨通解碩字亦自德上見之

講意燕燕享譽美譽一作譽樂

麟按教平聲與鶴叶射讀如姑與譽叶是興至四句止而下二句另轉也古義鶴教蕭韵譽射遇韵

○雖無旨酒式飲庶樂雖無嘉祿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

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我雖無旨酒嘉穀美德

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通解式飲合而飲。式食同牢而食。

六帖庶幾冀之之詞。○情亂深者略其物之輕。恩有餘者忘其

德之薄。

麟按幾與幾叶。女與舞叶。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興也。陟登柞櫟。湑盛鮮少。覯見也。○陟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

矣。我得見爾，則我心寫兮矣。

嚴緝錢氏曰：鮮，希有也。我見若爾者，鮮矣。

疏義：鮮，我遺爾，猶言雜得見爾也。○託言因有所事，而見可喜之物，遂以可喜之物為喜見新婚之興也。見柞葉之濟然，已可喜。况得見此令德之新婦，邪？喜可知矣。此章又申燕喜，燕譽之意，而有加焉者也。

通解：鮮，遺亦本德上說。

麟按：集傳兩則字，是以四句與二句，而就興意中，又作一轉折。另一體也。疏義周旋頗妙，恨大全不載。薪音襄，與周叶。寫，想羽。

反與潛叶。○細玩亦以其字我字相呼為興。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倪烏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四牡騤騤是往迎之初、覯爾新昏是成禮之後、故曰舉其始終。

六帖四牡四句雖有始終意而文義不斷宜一直說下始終意
總見可也。遼爾新婚謂令德來教以慰其心謂釋饑渴之望遂
歌舞之樂。

麟按此章以二句與四句又一體也。觀集傳三則字可見然馬
服言四牡駢駢却良言六戀如琴瑟高山景行亦是。以兩項與
兩項須有分曉仰五劉反行戶即反兩字叶琴與心叶仰叶五
劉者字彙音印周禮保氏注軍旅之容闕闕仰仰又青帝靈威
仰俱同。

車牽五章章六句。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此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穢汚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勿聽也

孔疏藩以細木為之下章棘榛即是為藩之物故下傳曰榛所以為藩明棘亦然也此章言藩下章言所用之木互相足也大金廬陵歐陽氏曰齊詩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蓋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聚蚊成雷也

麟按營營既主飛聲則雖變白黑者亦蠅之性不足相雜也从

意○正○以○讒○清○一○路○為○直○耳○往○來○或○言○魔○去○復○來○却○無○礙○止○樊○鄭
孔○似○言○其○遠○今○當○言○其○近○下○二○章○為○興○而○此○為○從○者○下○之○說○人
在○青○蠅○外○此○之○說○人○在○青○蠅○內○有○始○應○與○無○始○應○之○別○也○且○此
章○上○二○句○主○說○言○說○下○二○句○即○主○聽○言○者○說○故○另○是○一○項

○營營青蠅止于棘、說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棘所以為藩也、極猶已也、

麟○按○疏○義○青○蠅○有○所○止○說○人○則○無○極○此○反○其○意○以○為○興○然○如○此
則○遺○了○交○亂○四○國○一○句○宜○以○營○營○青○蠅○正○興○說○人○罔○極○止○于○棘
正○興○交○亂○四○國○也○下○章○同

○營營青蠅止于榛說人同極構我二人
與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為二人

青蠅三章章四句

大全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屬興以蠅殺
从說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以興相
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麟按劉注妙疏義所引反未明以大全勝疏義處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蕩豆有楚、榘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
鼓既設、舉醕逸逸、大戾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餐彼

有的以祈爾壽

賦也、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穀
且實也、核、蓬實也、旅、陳也和、旨、調美也、孔、甚也、備、齊一也、設、宿
設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
射位、是也、舉、醜、舉所奠之醜、壽也、逆、逆注來有序也、大、大、君、侯
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常、豹、士、布、侯
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
地、畫、以、雲、氣、抗、派、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亞、將
射、司、馬、命、張、侯、弔、子、脫、束、逆、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

也。射夫既同，从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
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爵，射不
中者飲。豐上之辭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
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特設鍾鼓，
舉醕，齊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求爵汝
也。

鄭箋：豆，實。菹醢也。箋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穀。○既
从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衆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者與其
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

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釋文：拾發之拾，其劫反，更也。

孔疏：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也。筵豆有楚穀核維旅二句，自相充配。穀核即筵豆所盛，先穀後核，不依筵豆次者，便其文耳。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非菹醢醢之等，皆實之於豆，謂菹醢。筵人云：饋食之適，其實棗栗桃乾蓀。注云：蓀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謂是其乾者也。桃梅有核之物，故稱核。以燕之物多，非止桃梅，故稱屬其實核。亦為穀。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穀，是在筵之物，亦為穀也。醢人

云羞且之實、醕食糝食、醕糝皆以稻米為之、則且實之穀亦有
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食謂為飯食者也、今變為雜用、不同穀
實之限、○燕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旅也、
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有序也、燕禮初則云樂
人宿懸、注云懸鐘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為燕新之、然
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為將射改懸也、以天子宮懸階間妨
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工命弟子贊正、
樂于下、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
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厥明乃射、大射不言改懸者、國

君與臣行禮略三向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蘇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常約士布侯畫以庶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常約庶豕皆止而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春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常約不忘上下相犯射麋庶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又曰凡

書者丹質注云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為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又曰鄉侯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如此則燕射唯射一侯耳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以白地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唯此一侯君臣共射而云大侯君侯者以君所射故謂之大非謂與君臣別侯也大射禮云大侯九十弓彼張三侯其九十弓者窳高大故云名大侯亦以君之所射故也燕禮言若射如鄉射之禮案鄉射初則張侯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逆繫左

下射是將射姑張之故於此言既抗也。○獻奉皆奉上之言以發矢能中是呈奏已能故以獻為奏也。大射禮選羣臣為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唯荷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禁。方六寸。

也。燕則質也。肅意雅。改質為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簡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報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壽。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

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
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
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繞四寸、不足以
為明矣、蓋亦為所射處與鄭同也、○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
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言射者更
代發、以行此四矢也、射義引此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壽也、酒
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封、
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
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

張弓不勝者皆繫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祈爾爵為心中之爭也蘇傳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宿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此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派義解罰爵也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而卑○將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勉飭如此其飲酒者所以正威儀也○寧至於亂哉○輯錄按疏義以此為大射通釋以此為燕射竊意此章之旨但

言因射而飲之有禮節耳似不必拘為某射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鐘磬鼓鐺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燕則有樂正命遷樂于下之文集傳所引乃泰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為更整理之耳○凡侯有中身有上下各獸侯以布為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濶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窳中一幅即所

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
下又各二幅。以為舌。○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
至也。○廬陵李氏曰。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于植者。侯向堂
以西為左。捲向東也。○安成劉氏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
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
舌之四角而繫之。○燕射主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酌之後。司射
乃命納射。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以言大侯
既抗於設鐘鼓舉疇壽之後也。

通解以言因射而飲之。善見得飲酒者能如射飲。則自無過之

可悔矣。奉射飲以禮而飲者無多。孟何繇致醉。畢竟是善者也。故悔者以此為言。不重始治意。舉酬舉所奠之酬。壽者優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醉。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於而遂舉所奠之壽。交錯以編也。遠遠注來有序。正謂東西交錯。

講意孔仿。未射之飲。舉酬得射之飲。祈壽方射之飲。

六帖此章初筵初字對本章下面飲酒說。第三章初筵。又是對本章既醉止說。

古義既同。朱子云。以其偶也。與車攻既同。差異。彼以人衆辭集。

言此以藝能相近言。

麟按照義大全秩秩無韻未詳後三四章放此而集傳無注古義舉以屬朱子此偶誤也借叶舉里反似與楚旅旨四句為一韻。照義大全於楚旅旨俱不另叶可見古義斷以楚旅為語韻旨借為紙韻則頗與六帖合集傳設書質反與逸叶抗居卽反與張叶同與功叶的丁藥反與壽叶凡七轉韻。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製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宥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籥舞文舞也。烝進術樂。裂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士大
林威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主祭者也。綴福湛樂也。
各奏爾侏。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壽也。仇讀曰斟。室人有
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壽也。
康安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坵康圭。此亦謂
坵上之壽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
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鄭箋。純大也。綴謂尸與主人以福也。受神之福於尸。則子孫皆
喜樂也。子孫各奏爾侏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壽。

也。

孔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散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卒尸酢而卒爵也。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凡佐主人為尸設饌食之人。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一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

呂記梨葉也。孔氏曰。有功梨之祖。

疏義以上二章言飲酒之盡善者。是可為法者也。○百禮事神之衆禮也。祭祀三獻尸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皆為加爵。蓋三獻而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犧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解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解酌獻之禮。各奏爾集之義。其謂此類歟。○須溪劉氏曰。入又者。更迭再酌也。○臨川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以洽百禮。有備禮也。○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

通解此言因祭而飲者之善。見得飲酒者有能如祭飲。則自無過之可悔矣。祭而飲酒。是我獻乎尸。尸酢乎我。是之謂飲酒也。

注中始字不重。○行禮之時必有樂以合之。樂之根音節奏一依禮之先後次第。故曰合百禮。手仇入又皆是獻尸。酒以安體。只解字義不須滯着。

六帖主人獻尸。子孫獻尸。賓客獻尸。各段內俱有尸。雖之壽。

麟按此章舊解亦作三段。飲酒故第一段在錫鬲純嘏作哉。然湛本叶林其韵未轉。且以兩句一連之。理求之。鄭氏子孫其湛句帶足錫鬲純嘏句。其湛曰樂句另起。各奏鬲能句亦說之。至善者也。手仇入又正謂康壽而文裕。摠承之說尤為未通。故急芟之。○集傳奏宗五反與鼓禮叶古義。磨韵是也。古義禮籠五。

反集傳湛持林反與林能叶古義侵韵是也集傳又一叶尤又叶怡與仇時叶古義支韵是也六帖同禮書曰明堂位曰獻用玉琖加用彝散彝角特牲禮獻用壽加用觶又獻主人主婦加繁長兄弟衆賓長則加在獻數之外明矣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播幡舍其坐遷屣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屣數也僂僂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忸忸媿媿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嘗始乎治而

卒乎亂也。

孔疏舍其坐遷言舍其本坐遷鴛它處。

疏義以與下章陳飲酒之失。

古義幡通作翻。蔡汝楠曰武公自戒甚嚴多病以成儀泚風人稱之曰善戲謔兮蓋亦過松和易而能悔者也。

辭按此章前二句亦無韻下十二句各六句平對集傳反叶分遷反是上六句以反幡僂為韻下六句以抑悒秩為韻也古義與愚見合六帖稍異文裕欲以末二句摠承上兩段者尤參差非是。○總注凡飲酒凡字對射祭說常始乎治常字兼兩段說。

○賓既醉止載號載歎亂我蕙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側弁之儀屢舞僂僂既醉而出泣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
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號呼歎也。僂僂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

貌。僂僂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

因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

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麟按。總注則末二句戒之之辭也。非正說。○此章首二句亦無

韻。集傳郵于其反。與傲叶。古義云。支韻。俄與僂叶。歌韻。福筆力

反與出德叶。職韻。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亦歌韻。
○凡此飲酒或醉或不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
式勿從謂無俾大忌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毀三
爵不織刳散多又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禮。御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
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叛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譏記
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先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
所為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為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
使勿至於大忌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

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毛傳殺羊不童也。

鄭箋殺羊之性。祀牲有角。

疏義此章專陳教戒之辭。

輯錄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大金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禮法在備。御史在

後此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卿射注所謂主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慶源輔氏曰。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六帖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蘇醉之言。俾出童殺者。蓋人至於醉。則雖監史二官。不足以糾其失。凡諸義理之言。皆不能入矣。故設言必無之物。以惡之。即此兩言。分明是對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模寫情境。分明是傳神肖象也。詳諷此旨。亦足令醉人淫淫汗下。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趾來。

都是木醉者意中事。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它羞愧情狀。目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拊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話。全要模寫意況。若認作實境。便失大旨。形容不醉之情。正見醉之可耻。數句一直說下。不斷。

麟按集傳。否補奚反。急卷里反。而語殺無音。疑以前十句為一韵。後二句另轉也。然酒有本可相叶。六帖與古義俱同。但古義謂史耻。急紙韵。語殺。辱韵。語讀如午也。六帖則謂史耻一韵。謂急一韵。語殺一韵。又稍異。多又之。又夷益反。與識叶。古義寘韵。呂記式。解見式微。則是發語詞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大全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猶抑詩所謂顛覆厥德蒸湛于酒也此詩之意反覆以威儀為言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此詩言載踣載歎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出話無易由言也以至此詩

有童殺之語。抑詩亦有被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者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罔祭而飲之意也。大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詩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原叔之家法歟。